



苹果文丛
中短篇小说集

扛在肩头上的家

KANGZAIJIEANTOU
SHANGDEJIA

海 佛◎著

当你走进作家矛盾而又悖论的小说
城堡时，你将会看到陌生而又奇特
的风情……

吉林大学出版社

苹果文丛
中短篇小说集



扛在肩头上的家

KANGZAIJIAN TOLUSHANGDE JIA

海 佛◎著

◎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扛在肩头上的家 / 海佛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3. 5

(苹果文丛)

ISBN 978 - 7 - 5677 - 0089 - 5

I. ①扛… II. ①海…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1975 号

书 名: 扛在肩头上的家

作 者: 海 佛 著

责任编辑: 朱 进 责任校对: 黄忠杰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180 千字

ISBN 978 - 7 - 5677 - 0089 - 5

封面设计: 三合设计公社

北京东光印刷厂 印刷

2013 年 6 月 第 1 版

2013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 - 89580026/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自序：自己的文学奖

当年，唐太宗李世民多次派使臣请顿教法门的四祖道信禅师入宫供养，还要拜他为师。道信禅师多次拒绝了，太宗又气又急，再次派使臣请他，不来就把他的头给我拿来。道信便把头伸向了使臣的刀下，也没有屈服。唐太宗李世民只得作罢。他不明白也不理解道信禅师这是为何呢？

多少大师都是一请自到（还有的不请自到），而道信禅师为了拒绝尘世的荣华宁愿不要自己的头颅，也要忠于自己的内心自由。

文学也是如此。文学本无奖。有奖，也是无形的，是在民族的智慧里是在民族的灵魂里，而不是那些炫目的奖状、奖章和奖金。

文学大奖，都是后来的人为文学量体裁衣而设立的陷阱。文学要是有奖，就该奖给那些默默地把生命献给文学艺术的人。我们的民族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有了几个没有获得过文学奖头衔的文学神灵。其中的代表者就是曹雪芹。他的书刚出来，乾隆老儿也没有给他银子，也没有给他加官进爵，而是把他的书给禁了，如果是臣子，就要倒大霉了。还有那个兰陵笑笑生，至今是何人，还是个谜。他的《金瓶梅》删去了性描写，就是一部非常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他们的简历上都没有获奖的标签。

各种文学奖，包括诺贝尔文学奖，都是在预置的标准和框架下进行。本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是人为地硬要文学作品在短时间内像拳击手一样在同一个擂台上搏击，再由媒体和评论家进行操弄和鼓吹，搞得头破血流后，定要分出个胜负来。

文学作品的复杂和多义，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甚至需要十年以上甚至是百年之后，才能分出高下的。文学奖设置了，就是置优秀



作品一个高下，一个荣辱。许多作品获奖了，却很快死了，许多作品没有获奖，却依然焕发出艺术活力。

那些为了名利而来的作品就像鹅卵石一样要经受多次筛选，筛选的筐子就是评委设置有长宽的眼子。首先，不得不筛选出来那些带菱角的大家伙，同时也要筛选出小家伙。大家伙有影响有知名度，菱角太刺的家伙很刺人的，只能保留不带刺的，名词上也叫大家伙的家伙；其次再筛选出一些适中的家伙，也可能保留个别中家伙（中家伙搞了一下评委）。最后的筛选，就在不大不小的家伙中间进行。胜出者，不是大的问题，也不是小的问题，而是符合文学奖的标准问题，不一定符合文学艺术的标准。

诺贝尔文学奖设立到现在的百余年时间里，尽管颁给了众多的优秀作家，但是却把人类最优秀最伟大的作家和作品给框出了框外。列夫·托尔斯泰、马塞尔·普鲁斯特、弗兰茨·卡夫卡、詹姆斯·乔伊斯、罗伯特·穆齐尔、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这些文学巨子没有获奖，却成了众多获奖作家学习的典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十世纪的文学史是获奖作家向没有获奖作家学习的文学史。

现在的文学奖更是热闹，名目繁多。经常能碰到获得大奖的作家们。获奖作家成为明星一般，自然是风光无限。国家一级二级作家的头衔到处飘荡，像选美小姐的假发一样。其实创作级别，就是个技术职称，是为专业写字的人设置的福利待遇的标签，与写作的好坏没有多大关系。获奖多少也与文学水平的高低没有任何关系。如今中国的文学奖太多了，以至于造就了很多文学明星，但是，却把文学的宗旨给忘记了。文学奖并没有成就伟大的文学作品，而是成就了文学明星。文学奖间接地成了文学艺术的犹大。

至此，我又想到了武则天。武则天喜欢禅宗的顿教法门，五祖弘忍大师的十大弟子都被接进宫中供养，唯独慧能（那时还没有人称呼他为六祖，他自己也没有以六祖自称、自诩）不为所动，多次拒绝，也不怕杀头。但慧能的伟大哲学却让武则天顿悟，看透了尘世，临终之际便把权力归还李唐政权，就有了后来的无字碑。

无字碑不立文字，字在心中，真空也。

搞文学的人，虽然做不到不要名誉，但也不可把文学奖太当回事儿，好好写作，忠于自己的自由心性，文学艺术的女神才会暗中眷恋你。

文学艺术女神，自由的女神。

我这本不太厚的短篇小说集里的作品，没有一篇获奖过，但却是我自由心性的见证，是属于我自己的文学奖。但愿文学艺术的女神能像梦中的情人一样，在暗中呵护我保佑我。

海 佛

2011 年冬于北京



目录

- 剧 变 / 1
射 击 / 18
解放南京 / 32
响 光 / 38
通向未知的战斗 / 49
绿色矿主 / 57
小红帽 / 64
掩埋作家王二麻子 / 75
致南国教授书 / 80
坚硬的乌托邦 / 91
我们的大蒜 / 98
五香牛肉 / 111
醉 雪 / 117
扛在肩头上的家 / 123
我是孔莉 / 132
陪 客 / 142
午夜贼事 / 160
老 乡 / 163
罪 犯 / 176
论语课 / 184

剧 变

当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的时候，胡花才懒慵慵地爬起来，感觉身体不对劲，具体哪儿不对劲却又说不清楚。没来例假啊，那是怎么回事呢？

她焦躁不安地穿着吊带的黑睡裙趿拉着拖鞋在客厅里来回走动，想自己到底哪儿不对劲呢？思考得头疼的时候，走到了化妆室的穿衣镜跟前，审视自己。镜子里面懒散的美女她认识，还是自己。她对着镜子里的美女微笑了一下，看到了镜子里的美女用纤长白嫩的手指按在乳房上，轻轻按摩了一下，又用手指梳理着瀑布般飘落的黑发，直到把黑发挽到了脑后，亮出了额头。呵，还是自己。发了一会呆，忽然抬头看镜子里的自己，就看出了变化，镜子里的人怎么这么陌生啊，那是谁呢？她用手指拍打着腮，镜子里的女人是自己吗？不像，那，她到底是谁，我又是谁呢？

管她是谁呢？无聊。

胡花从化妆室出来，一个人闷坐在沙发上，还在苦苦地思索着，我是谁呢？如果老来在就好了，我可以问问他。可是，老来到很远的风景区开会去了。那就等老来开会回来再问吧。

胡花像猫一样吃完早点，坐在化妆室里开始梳洗打扮。照例是描了眉，修了指甲，涂了唇膏，然后用最珍贵的香水喷洒全身。整个房间里都是香气了。啊，还是很酷的。她对着镜子顾影自怜。得意之际，她像个舞蹈家，用脚尖对着镜子旋转起舞蹈来，裙子被舞得呼呼生风。她学着舞蹈家们表演的姿势，练习了空中劈腿几个高难度动作，感觉自己就是舞蹈家。她为自己的身体和乳房自豪，在舞蹈中，它们是那么的弯曲和柔美。

练习完，胡花满意地出了化妆室，到了自己的卧室，把卧室收拾好。

她在收拾卧室的时候，想着老来和她在一起的“性福”情景，她就得意地窃笑。男人不是个好东西。

把卧室收拾停当，然后把卧室窗户的百叶窗拉了下来，使得卧室有一种幽静的感觉。自己不喜欢过分的阳光和暴露。她出了卧室，把门带上，就坐在大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乱七八糟的广告和情感片子，没劲。外国片子是外国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那就看古装电视剧吧，声音调得很响，她喜欢听高分贝的音质，那些演员的对话很风趣。她躺在沙发上，手里握着遥控器，趺拉着红拖鞋翘在沙发的靠背上，头朝下，身体成倒“八”字型，睡裙滑落下来，两条白玉般的长腿似乎是从黑色的裙子里长出来的洁白芙蓉。

啊？她忽然坐正了，双腿合并一起，吃惊于自己的举动，刚才的一系列举动怎么是守旧、本分的我做出来的呢？我从没有过分地打扮，也没有倒八字，两条腿敞开朝上，多么放浪啊。这可是不要脸的小姐们的行为啊，我怎么会这样呢？我到底是谁？

电视画面太吸引眼球了，剧情达到了高潮。她的思想被娱乐慢慢地勾引、腐蚀掉了，她还是歪倒在沙发上，两条白腿搭在沙发的靠背上，这回，睡裙滑落下来，露出了红裤头。电视画面里，潇洒的皇帝微服私访，到了一个青楼，看中了一个青楼女子。要下手了，有意思。看人家挥舞扇子的皇帝怎么勾引的，又看用手绢遮脸的青楼女人是怎么应对的。带劲啊。胡花的思路和青楼女子的应对没有丝毫差错。她把声音调大了些，让自己过把瘾。嘻嘻，她学着天真的女孩子，拍着巴掌叫好。可是，这样的画面不是电视的主题，是衬托。很快就转移了另一个场面，老百姓的苦难、冤屈。没劲。她从激情的喧闹中收回感情，感觉声音太大，她错按了静音键。电视机哑巴了，客厅突然死寂得可怕。这时，她才听到门铃一直在响。啊，有客人来了。

“来了来了……”胡花慌忙地滚爬起来，趺拉着拖鞋，向门口跑去。

把门打开，向客人抱歉道：

“对不起啊，客厅里的声音太大了，我没听到，快进来吧。”

“打扰您啦。”门口站着一位穿着红色体恤衫的中年人提着一个黑包。

让客人进来，她把门关死，问：

“外面太热。”

“是有点热。”客人抹着额头上的汗，很礼貌地站在客厅里，在没有得到主人允许的情况下，坐下是失礼的。

胡花到了沙发边的茶几上拿起了遥控器，增大了一点音量，然后打开了柜式空调，对客人说：

“坐啊，我跟你拿饮料。”

胡花向冰箱走去，从里面提出两瓶绿色的雪碧，到了拘束地坐在沙发边的客人跟前，递给他，说：

“喝吧。”

“谢谢！”客人看到主人很热情，接了过来，献媚了一句，“你真贤惠。”

胡花也拧开了瓶盖，坐在沙发靠在茶几的那一头，跷起了二郎腿，大腿上的裙布以花蛇蜕皮的速度收缩。她仰头喝了一气，反问道：

“是说我吗……你说我是谁？”

“你开玩笑，”客人忽然笑了，拍着自己的脑门说，“就是说的你……谁不知道你贤惠啊温柔啊美丽啊。”

“是说的我……你说我到底是谁？”

“嘿嘿，太太真有意思，我不能回答你，得让来局长亲自回答这个问题。”客人手里拿着雪碧，感受着快意，但没有拧开。

“你这人真是的，连我是谁都不知道？”胡花看着他，客气了一句，把长腿的位置调换了，睡裙褪到了大腿根部。

客人拧开了雪碧，低头抿了一口，看着局长太太漫不经心的样子，想，局长太太喜欢听人奉承，我就来两句，他摇晃着雪碧瓶子，说：

“我刚才说的那是外表，你不但美丽贤惠温柔，还心地善良通情达理，更会体贴人，女人的优点都集中到了你的身上。”

“这么说凡是女人的优点我都有，那我谁呢？”胡花又抿了一口雪碧，生气地问，“大热天的你来这儿就是跟我说这些无聊的东西？”

“昨天晚上我跟来局长通过话了，知道他在外面开会，来局长吩咐有

事可以找你。”客人觉得自己有点献媚过分了，就说明了来意。

“来局长让我找我？”胡花调转了坐姿，面对着客人，说，“找我有事？”

“找你比找来局长方便，来局长是什么人，能随便跟我们这些市侩的商人说话吗？”客人眉开眼笑，知道事情有了眉目，便伸长了脖子，靠近了胡花，小声说，“有的话不能明说。”

“在我跟前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无所谓，我见得多了，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胡花甩起了胳膊。

“是的，你肯定见多识广……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这个不好说。”客人拎起了提包，在他和胡花中间拉开，从里面掏出一条大中华香烟，放在沙发上，看着胡花诡秘地笑了，说，“要说的话也就是这个。”

“要说的话就是这个？”胡花拿起了长方体的纸盒子，纳闷地看着，自言自语道，“我已经戒烟了，别人送的烟都让我卖了。吸烟有害健康，容易得癌症的。”

“你千万别卖我送的香烟，我送的是大中华香烟，你告诉局长大人，就说是我李猫送的。”客人从胡花手里夺过来，神秘地拍了拍，暗示了什么，又递到了胡花的怀里。

“不就是一条大中华香烟吗？”胡花对他的啰嗦不感兴趣。

“这里面有不好说的话。”客人上前又用手拍了一下香烟盒子。

“到底是不好说的话，还是你要说的话？”胡花把香烟扔在了沙发上，转脸拿起雪碧喝了一气，放下后，就用纤细的手指揉搓着肩膀，手指下滑到胸脯。胸脯的香肉蓬勃地鼓起，她慢慢地揉搓着。她用眼睛的余光扫射着身边的客人。

客人看了几眼，就低下了头，赶紧站了起来，礼貌地对她说：

“太太，我家里还有事，我这就走，你对来局长说有个叫李猫的人送来了一条大中华香烟。”

胡花不想让他走，厉声地说道：

“我不说，你有什么资格指使我？”

客人吓得不敢挪动步子了，像犯了错误的小孩，不知道如何是好，他转过脸来，抖动着双手，可怜地哀求道：

“太太，你就发发善心吧，你要知道我的‘浪漫温馨’洗浴中心开起来不容易，我得跑多少关系。”

“什么，你是开洗浴的，里面有小姐吗？”

“太太，我给你不敢说假话，没有小姐怎么能行呢？”

“有多少？”

“也就二十来个吧。”

“你是开洗浴中心的李猫，对吧。”

“你真贤惠，你的记忆力真好。”

“李猫，我以后到你那打工你要不要？”

“求之不得呢，你要去就做我李猫的顾问。”

“这还差不多。”胡花问，“那一条香烟值多少钱？”

客人看着胡花，嘿嘿地笑了起来，就提醒她香烟隐藏的价值，说：

“从外表看，香烟值不了几个钱，也就是我一顿饭钱，可……”

“你是说香烟值不了几个钱，你还说人情无价，对吗？”

“对对对，还真善解人意，我敬爱的太太同志。”

“好吧，我就收下你的香烟，跟我来吧。”

胡花转身往卧室走去，回头站在卧室门口，看着还在客厅发呆的客人，向他招手。客人往前走了两步，停止了脚步浑身颤抖，他知道那是他不该去的地方。胡花在幽暗的门口，向他招手，手臂弯曲的弧度也小了，手势也越来越快了。客人往前迈了一只脚，后脚没敢跟上，他呆呆地看着门口的丽人。门口的丽人还是用肢体语言向他说话，弧度越来越小，手臂消失了，手腕像老鼠的爪子在抖动。客人原地不动，身体的姿势往前倾斜。他知道那是局长和太太睡觉的地方，是禁地，不是洗浴中心小姐们的住处，随便出入的。来啊。门口的女人等不及了，猛地把吊带的黑睡裙往上提了一下又落下，似席卷的雪浪一样，把袒露的礁石重新覆盖。

“既然你不是来找我的，就把你的香烟拿走吧，我这人取财有道。”胡花有些生气了，转身进了幽暗的卧室。

无奈的客人大口地咽下唾沫，闭上眼睛，低头走进了局长的卧室。

卧室里幽暗，混沌一片，只有声音在黑暗中到处奔跑，找不着出路。

人跑出来了，声音也就有了出路。是客人先跑出来的，他慌张地到了客厅，对卧室里的胡花说：

“别忘了跟来局长说，我李猫送来了一条香烟，是大中华的。”

卧室里的胡花没有理会，还睡在床上，待客人说了几遍，她却生气了，骂道：

“滚！快滚出去，你认为我是聋子吗？”

客人才慌张地开门走了。他很满意，只要局长太太收了礼就会给他办事的，她越骂，说明事情办得越好。

客人走了，胡花美美地睡了一觉，看看时间，哟，到了中午。她走到了客厅打电话，让饭店给送来了饭菜。吃完又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节目眼花缭乱，把台都调遍了，就随便看一个吧，看电影频道的老电影。

在看老电影的时候，她才觉得自己真的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变成了小姐。怎么会这样呢？她抚摸着自已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外形都是好好的啊。就是思想行动变了，变得自己都难以相信。

她也试图把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变回过去，可是努力一下午，没有成功，她忽然想起来了，那得回到过去的环境里去，现在的豪华和富丽的环境自己无论如何是变不过去了。那就顺其自然吧，反正老来没来，哎，老来是谁？她想了半天，没有想出来！老来大概跟李猫一样也是一个不错的客人吧。

到了晚上，看了一会电视节目，没劲。她拉开茶几下的抽屉，家里面有许多来拜访的客人扔下的名片。她随手抓了几张，看了，感觉都很陌生。就按照名片上的电话和手机号码，一个一个地打电话，跟客人套近乎，有时也大胆地跟人家谈情说爱。她什么都不怕，愿意听人家讲黄段子和黄色笑话。闹到了半夜，自己哈欠连天，才爬上床睡觉。

第二天，她想出去到街市上走走的，可是外面的天气太热，会把她烤成干烤鱼的。还是呆在家里，开着空调，吃着冰箱里的冷食吧。

要是有客人来就好了。她已经把过去彻底忘却了，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小姐。她赶忙到穿衣镜跟前，打扮自己，看有哪儿不美的，别让客人嫌弃。客人嫌弃，就是自己最大的耻辱。胸得像明星们露一点，那才性感，

客人也喜欢。那就不穿上衣，就穿名贵的胸罩。

她在镜子前心猿意马的时候，有人敲门了。不是按门铃，这显然是回头客。

“来了来了……”胡花欣喜地往门口跑去，开门。

是一个留着长发，戴着眼镜的小伙子，提着一个塑料水桶，水桶里咣当咣当地响着。他额头上亮着涔涔汗珠。

小伙子拎着水桶进来，胡花关死了门，到了客厅，近视的小伙子伸长了脖子看到了戴着乳罩露着肚皮穿着性感的短裙子的胡花，赶忙像老鳖一样缩回了头，红了脸。胡花已经站在他跟前，低头看着水桶里的东西，是两只甲鱼，在哗啦哗啦地爬行。

“啊，甲鱼。”胡花惊喜地看着小伙子，说。

他胆怯地说：

“胡姐，这是湖里野生的，我拎来孝敬你的。”

“我是胡姐？你怎么认识我，你一定来过。”

“胡姐，你开玩笑，我是小陶啊，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来你家好多次了，上次我请来局长吃饭，你也跟着去了，你忘了？”

“怪不得不按门铃，敲门呢，有什么不好意思，都是老熟人了。”胡花看着腼腆的小陶，对他说，“放厨房里去。”

小陶把甲鱼拎到了厨房，然后去了卫生间，洗手出来，见胡花已经坐在沙发边，从茶几下端出一个水果糖盘子，咯吱咯吱地嚼着水果糖。

胡花用手招呼小陶坐在自己身边，小陶犹豫了一下，坐在沙发的另一端，局促不安地搓着手，扶着眼镜。

胡花剥了一颗水果糖，递到了小陶跟前，小陶赶忙摇头，不敢吃。胡花笑了，把糖硬往他嘴里递，小陶躲着往后挪身子，胡花拿着糖追，小陶到了再躲就要掉下沙发的地步，闭住嘴，说：

“胡姐，我不喜欢吃糖。”

“姐姐喜欢，你就喜欢，吃吧。”胡花把糖塞进他的嘴里，然后就扑在他的身上，一身香肉在上。

小陶的腰枕在沙发的边上，腰硌得难受，香肉还是压在他身上。出于

礼貌，他只得对胡花说：

“胡姐，我要掉下去了。”

胡花这才站了起来，拉起他，坐正了，胡花问：

“小陶，甲鱼是孝敬我的吗？”

“当然是孝敬胡姐你的。”小陶回答。

“甲鱼值多少钱？”

“不贵，还不够领导们的一顿饭钱。”

胡花站了起来，朝卧室走去，到了门口，回头看小陶傻愣地站在沙发跟前没有挪步，胡花向他招手。

小陶没有动，反而往后退，要退到门口，走人。但是，他不能白来，要把自己来的目的说清，他说：

“胡姐，我想求你跟来局长说，我最近表现很好，下边的街道没人负责，我想……”

“你表现得并不好，”胡花果断地打断他的话，继续说，“据我猜想，你可能是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小人。”

小陶吓得凝固在那儿，这么长时间的努力被这个女人一句话否定了。小陶出了一身汗。

“还不进来，还有客人等着呢，你快点。”胡花生气了。

“胡姐，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小陶更糊涂了。

“你想把甲鱼拎走，还来得及。”胡花在幽暗的门口揉搓着乳罩边袒露的乳轮。

拎走，就等于得罪了来局长，不如不送呢。拎走，自己的前程就完了，升官更没有希望了。可……这……小陶确实是个好小伙子，没想到送礼会是这样，要是来局长知道了，或者是别人知道了，自己名声扫地，说不定来局长还会把自己送进监狱，说不定自己的未婚妻会跟自己分手，关键是自己的名誉。

他恐惧地蹲在客厅的地上，像一摊泥，绝望了。胡花笑吟吟地过来，用胳膊夹住他的脖子，拖着他往卧室里走去。

在卧室里，小陶被宰割了。

小陶从卧室跑出来，为自己的行动后悔不止，他捂住自己的脑袋，蹲在客厅的地板上，哭出了声。

“滚！不然我跟来局长说你表现得很差。”

小陶像解放一样，跑了出去，忘记了关门。胡花在客厅里哈哈大笑，用脚后跟走路，到了门口，关死了门。等待着下次的敲门声或者是门铃的响声。

在来局长去外地开会的日子里，有很多人来拜访她，没一个空手的。她都往卧室里拉。让人家的东西产生回报，她的心里也坦然。她不欠谁什么，她心安理得。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她正愁眉不展地倒“八”字睡在沙发上，为一上午没发生业务而烦愁时，有人按铃了。看样子是个陌生的人，还大大咧咧的。

“来了来了……”她慌张地滚爬起来，趿拉着拖鞋去开门。

门口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挺着肚子，左手拎着小皮包，右手提着一个纸箱子。她开了门，男人惊讶地看着给开门的女人穿得这么外露。就笑了，想这是在家里，许多老娘们都是穿着裤头赤裸着上身晃荡着乳房呢，他欣喜地叫了起来：

“亲爱的，我想死你了。”

就扑到了女人的身上，搂在怀里，亲个够。

“我也想你……快进来吧。”胡花关上了门，对这个刚进门就调情的客人充满了好感。

客人拎着东西到了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把小皮包放在茶几上，顺手把电视关了，对穿着吊带睡裙的女人说：

“把纸箱子放在储藏室里。”男人看着打扮的女人，忽然笑了，问，“你知道我来？”

胡花乖乖地到了纸箱子跟前，问：

“是你自己想来的……我想知道你给我买的什么好东西？”

“不忙，都是你的，先让我看看。”

“看我？”

男人歪在沙发上，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她，她可是个死板、守旧的女人啊，从来没有穿过这么短的裙子，况且这裙子是人送的，在衣柜里睡了好多年了。今天她拿出来穿，肯定是偷偷穿的，想给我一个惊喜。女人啊，就是喜欢臭美。美就美吧，在家里就是一丝不挂也不为过错，我还喜欢她这样呢，我做梦都希望她能妖艳一些。

胡花见男人贪婪地看她，就用张开的十指护住胸口，用手指按摩着乳轮，像一个宝宝娇态可掬。

“你这人怎么这样？”女人蹭到了男人跟前撒娇，又被男人一把搂在怀里，把嘴巴贴在了她的脖子上乱啃。

待男人上了性，她却嘻嘻地挣脱，又到了纸箱子跟前，打开，见里面都是些新鲜的玩意儿，这一盒那一块的。她随便拿出一盒东西，拆开，是一小瓶香水，惊叫：

“啊，好香水，是正宗的法国货。”

“人家法国香水真他妈的香，一瓶顶国产十几瓶，满意吧。”男人过来，从背后抱住她的腰，把猩红的舌头伸了出来舔她的耳轮。

不嘛……她摇头撒娇，把香水瓶拧开，奇香四溢，她往头发上洒、往皮肤上搓，然后举起了瓶子往身后的男人身上洒。在如此浪漫的氛围里，两人都有了要求。但是，胡花还没有失去理智，温柔地推开男人，跑到了茶几边，放下香水拿起了男人的小黑皮包，拉开，里面有几张银联卡和一打百元钞票。胡花把皮包举了起来，对男人说：

“这也是给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这些东西都是你的，”男人走了过来抱住了她，双手乱摸，喘着气说，“宝贝，快点，我受不了。”

胡花嘿嘿笑着，眉眼勾着男人，男人夺过皮包，放在茶几上，抱着女人进了卧室。

完事的时候，男人想在床上睡一觉，晚上再出去参加部下们为他接风洗尘的酒宴，当然也会带着她去的，她在家也闷了不少天。当他想闭上眼睛睡时，女人推他了，说：

“快走，我还有客人呢？”